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第十八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專題研究論文

學長學弟制中的角色形塑—以建國中學社團為例

學生：邱浚祐 撰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謝辭

一個專題的完成，真的要感謝好多人。

在撰寫的過程中，看了無數的學位論文，我特別喜歡細品每篇的謝辭。起初還在想這些感謝，究竟是真實，還是單純的制式語言？過了將近一年後，親自與一篇文章相處這麼久，才知道這趟旅程走來，絕非自己一人而已。感謝一路上每次專題卡關時，總是陪著我的大家。國中以來的好友、高一認識的同學、同在小論文苦海的朋朋，以及每一位給予關心或加油的人。當然，還有總是過勞的指導老師。

在這過程中，每當我非常低潮時，總會去翻翻學長的專題。謝誌總是記載著苦盡甘來的美好，不過我想達成目標的美好，已經不差我一份了。雖然建中人社班只剩下最後一屆，但如果有幸被某位同學翻到，希望稍後的「失敗履歷」，可以給你一些信心。達成目標的美好應該不用多說，但之中的挫折，才是當下正面臨的事情。以下，是我在這將近一年的旅程中，敘事方式的失敗履歷：

高一下經典導讀時，因為忙於社團，故沒有好好累積學科基礎，導致後續研究時花了好大一段時間，才把基礎視野補齊。一升二的暑假，還沒意識到專題的價值，想了一個很大的題目。直到開學，才細心觀察生活周遭，到底有什麼可以探究的事物。想了一個跟生活有關的，但想不到要從何切入。此時，我的題目已經從公民教育，換到異議性社團，再換到男校中的月經平權倡議，結果還是發現寫不出來。一直到了十一月，才覺得學長學弟制這個現象，感覺還蠻耐人尋味的。不過還是因為理論視野不足，什麼都寫不出來。但從《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開始，有慢慢對社會學的各種概念有些熟悉。這時，寒假早就已經過完了。再加上畢業旅行後，真正進入狀況大概是三月吧。四月底截稿，這個時間當然是完全的不足……

寫下這段經歷想說的是，這趟過程中的各種挫折，都是可能面臨到的挑戰，一次刪掉近萬字，也是可能發生的事。如果卡關，我的經驗是多找人聊聊。除了情感上的支持外，實質進度的進展，當然也是許多人的功勞。學校老師、經典閱讀老師、同儕、學長，都是我曾獲得過啟發的對象。建中與其他學校最不同的，便是沒有同組的戰友可以討論，那麼就自己創造戰友吧！既然專題是思考的過程，那麼與他人一起思考，肯定比自己面對焦慮還要有效。

摘要

學長學弟制是個在高中校園間，幾乎每位同學皆有聽說過的概念。藉由生活中的觀察，起初我好奇學長在與社團內部學弟互動時，怎麼會跟平時與朋友相處時，相差如此地多？在文獻探討後，我了解到這其實是十分正常的現象，正如我們對老師、對家長、對同學，本來就不會是以同一套模式，與他人進行互動，也就是角色的概念。另外在談論角色以前，還有「社團」這個團體需要處理，我選擇了以共同體的角度切入。藉由文獻回顧發現，若共同體的一體感愈強，其中對於社團成員的各種期待，便愈發容易成為行為時考量的準則。因此，研究問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區塊。一是社團內有什麼樣的推手，有助於增加社團的一體感或認同感。二來有什麼樣子的方式，能夠形塑「學長」以及「學弟」這兩種角色，同時其中社員間的應對與互動，也會在研究結果中呈現。

進行研究後首先可以了解到，社團活動是一個對於共同體形塑，十分重要的方式。並且在活動之中，也有些環節本身的設計，藉由感性、感動等情緒，並扣合與社員過去的共同回憶，加深一體感的感受。當然，還有常見的社歌、社徽等社團的象徵，也是作為凝聚認同感的一環。此外，強調你群我群的劃分，也是可以在社團中，凝聚共同體想像的方式之一。在角色形塑方面，藉由認識更多同屆的同儕，可以使其認識到學弟或學長的樣子究竟為何。同儕的影響固然重要，但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自己曾經有過的經驗，亦為角色創造中有著不少影響的因素。藉由看到現在的學長怎麼行事，以及身為學弟時的體悟，僅而影響角色的樣貌。再者，社團中的各式傳統，有著避免角色模糊的效果，以避免每個人創造出的角色相差過大。最後，跟學長與學弟間的熟識程度，以及正式規則兩者，容易導致「學長」、「學弟」兩者角色的形塑受到阻礙。

關鍵詞：學長學弟制、社團、共同體、角色創造

目錄

謝辭.....	i
摘要.....	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	2
第二章 文獻回顧.....	4
第一節 社團與共同體.....	4
第二節 不成文規則.....	5
第三節 現有研究回顧.....	7
第四節 角色理論.....	8
第五節 理論架構與研究問題.....	11
第三章 研究設計.....	12
第一節 研究方法.....	12
第二節 研究對象.....	12
第三節 訪談對象.....	15
第四節 研究倫理.....	16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17
第一節 共同體的塑造.....	17
第二節 角色期待的形塑.....	22
第三節 角色形塑過程中的阻礙.....	30
第四節 研究限制.....	32
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33
第一節 研究結論.....	33
第二節 未來展望.....	33
參考文獻.....	34
附錄一、研究參與同意書.....	36
附錄二、訪談大綱.....	3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高一入學沒多久，與同學走在一起時，時常能見到同學在路上說：「學長好！」此處的學長，便是該同學參加的社團內，比他大一屆的高二學長。後來才聽聞，原來打招呼是被硬性要求的，若路上見到卻不小心沒留意，爾後會被學長特別指正。同時，「低頭閉眼」¹亦時有所聞，往後的生活中，我也更多地聽聞關於學長學弟制的消息，也讓我對其產生了興趣。

學長學弟制本質上為一種不同年級學生間的互動，而高中社團是校園內普遍來說，不同年級的學生們較容易發生互動的場域。並且自 99 課綱後，社團被納入正式課程之一（教育部，2009），每位同學皆必須參加社團，故社團就此成為每位高中生皆須參與的團體。考量研究場域的可近性，最終挑選建國中學作為研究場域。固然在建國中學之中，不同年級的學生們頻繁接觸的團體除了社團，另有數理資優班、體育班等特殊班級。不過特殊班的人數，對比每位同學皆有參加的社團而言，占比十分稀少。同時，特殊班的轉入、轉出並不像社團來的如此容易，故最終仍選擇對社團進行有關學長學弟制的研究。

建國中學的社團有一特點，即使每個社團皆有一名登記的指導老師，但不一定有實質參與社團運作，很可能僅在與社團與校方間的行政事務上做協助。洪知俊（2008）曾提及，學長學弟制的重要功能為教學與管理。此點呼應建國中學的現況：社團指導老師有可能僅為掛名，甚至學長也有可能登記為指導老師。學長的角色在部分社團中極為重要，肩負教學與傳承的關鍵任務，此點也讓學長學弟制作為教學的功能，得以被彰顯出來。管理方面，幾乎所有社團皆仰賴學生高度自治。部分如美食社等社團，雖然由校內正式教師擔任指導老師，但其教師角色更像是演講者一般。即便高度投入教學活動，分享自身所長，在社團管理上也還是交由學生自行處理。

除了教學與管理外，戴澤軒（2015）也闡明學長學弟制可以達成的「正向學習關係」。學長將其所學傾囊相授，將學長學弟制作為傳授經驗的輔助，補足教師的不足，從旁給予經驗上的回饋。然而，學長學弟制這套框架，同時也強調了

¹ 「低頭閉眼」又稱「低閉」。意指學弟妹們要將頭低下，並閉上眼睛，通常學弟妹同時需坐下並抱起膝蓋。爾後學長姐會開始提醒學妹在社團活動時違規的部分，或在社團內需要注意的地方，但因為學長姐在低頭閉眼時說話通常語氣較重，又或者學長姐沒來由地要求低頭閉眼，這種行為也引起了許多爭議。（參考自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5609> 與筆者觀察）

學弟對學長的順從行為，而且即使對於學長的說法不盡認同，仍然必須聽從，否則可能受罰（洪知俊，2008）。因此學長學弟制雖然有其好處，但強調順從的部分亦為許多人所詬病。在媒體的渲染下，學長學弟制這個名詞，首先讓人聯想到的，便是壓迫等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因此建國中學校內許多社團，將學長學弟制的相關論述，作為招收新生的宣傳素材之一，特別強調該社團沒有學長學弟制（建國中學班聯會，2022）。在今年的建國中學新生社團刊物²上，有著將近二十多個社團特別標明：「沒有學長學弟制」，以此吸引新生加入。當社團們將沒有學長學弟制這點，作為招生賣點之一，學長學弟制也就更加地讓我充滿好奇，在這所學校社團內的學長學弟制，似乎是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

在觀察身邊身為學長的同儕對學弟的表現時，可以留意到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在禮貌的要求上，僅僅對學弟有特別的叮囑，如打招呼、敬詞等；而當面對同屆同學時，卻又毫不在意這些禮節。這邊可以發現，當個體在面對學長與學弟時，會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甚至可說是擁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由此推論，學長學弟制這套遊戲規則，似乎使得行為時除了考慮社會常規，亦需順從某些要求。這個社會常規與學長學弟制的拉扯，著實令我感到好奇。同時，更有相關報導可以呈現上述表現、價值觀等的差異。例如成功高中於 2021 年發生的「採草莓事件³」，其中一群學長對一位挑釁某位學長的學弟，進行聚集、叫罵等行為。雖未直接將該名學弟叫出教室，而僅在該名學弟的班級外走廊進行前述行為，但此即可展現在學長學弟制的框架之中，個體可能採取的與平時社會常規不一的特殊行為。

上述種種事例中，都可以觀察到因為學長學弟制的框架，而使學生採取看似與社會常規有所出入的行為。除了學長外，學弟同時也在學長學弟制的框架下，考量相關因素後，做出特別的行動。舉例而言，學弟平時可能也很喜歡反抗父母、老師，但到了學長面前便乖乖聽話。學長學弟制這個遊戲規則，是如何讓個體在行為時考慮的準則受到影響？這是我所好奇，而欲深入探究之處。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學長學弟制在臺灣的起源，依據現有查閱到的文獻，多引用自蘇曉倩（2004）的研究中所述：日治時期，政府在中學實施學長學弟制，採取斯巴達教育方式，進行人格與思想上的徹底改造，以符合國家統治需要，同時為了達成馴

² 每年新生入學時，建國中學班聯會皆會製作一本名為「建社望友」的刊物，供新生在正式選定社團前參閱。其內容主要為介紹各社團的特質，另外任何社團認為有助於招募新生的圖文皆可放入，由各社團自行提交予班聯會進行排版。

³ 2021 年 10 月許，成功高中有學弟於網路上抱怨學長學弟制，並出言挑釁學長，最終演變成數百名學長聚集至學弟班級外的事件。參見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703079>。

服效果，教官授權高年級管教低年級，以及採取社會中警察等其他的手段，以達約束學生之目的。

而到了現代，學長學弟制已經有所轉變，並不全然是為了控制學生，更有前節提到的種種功能。有的人認為學長學弟制完全不該存在；有的人認為這只是基本的禮貌要求；有的人接受它，將它視為一種普通的事情，沒必要大驚小怪；有的人隱忍，選擇留在社團但選擇忽略、躲藏；有的人反抗，當上幹部後選擇改變此制度，或選擇退出社團。對於學長學弟制，每個人都會給出自己的評價與應對策略。然而，與其單純找出支持各種評價的論據，本研究更希望能夠了解到一個學長或學弟，在學長、學弟兩個群體，無論是群體內部，抑或是群體之間的互動過程，究竟這套框架，如何使得社團中的成員受到約束，展現出與平常的人際互動常規，截然不同的想法。

綜上所述，本研究核心的問題意識為：「學長學弟制的遊戲規則，何以讓學長跟學弟，都展現出與平時截然不同的人際應對模式？」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社團與共同體

無論是學長還是學弟，最初皆會先成為建國中學的學生，而這亦是進入一個團體的過程。要能夠成為社團的一份子，皆須先成為學校的學生，這時團體的範圍便是作為整個學校，作為「建中學生」這個團體。Giddens (1993/1997: 298) 指出，當一群人在規律的基礎上，對彼此有著特定的期望，並且這些期望會在團體成員中被互相要求，那麼這群人便構成社會團體 (social group)。在社會團體之中，Bauman (1990/2002: 85-91) 特別區分組織 (organization) 與共同體 (communities) 兩種概念。組織是一個具有強烈目的導向的團體，容易發展出縝密的架構、科層等權力階層關係，並且最重要的是，組織時常有明文的章程，詳細列出組織成員需要遵守的規矩 (Bauman, 1990/2002: 89)。

學校本身即是一個作為組織的存在，有著詳細的規定，明文規範架構與權力關係。而共同體最大的差異在於，共同體並沒有明文的規約，卻仍然能在生活中，無時無刻地對我們的行為，造成實質的影響，例如宗教、民族等，都是常見的共同體的想像 (Bauman, 1990/2002: 85-88)。對應到參與社團的過程，參與社團通常並非因為強烈的目的，不是像參與組織一般，為了得到薪水、學歷等實質目的。社團內的成員間，彼此並不具有絕對的權力關係，且最需留意的是，社團並沒有組織常見的明文規範。據此，可以得知將社團視為共同體而非組織，是個較為恰當的視角。

談論完社團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概念後，接著進一步剖析一個學生進入社團的過程。前述已經說明為何社團是一個作為共同體的存在，接下來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進入這個共同體，如何成為共同體的一份子？共同體的概念之所以值得細究，特殊之處便在於除了形式上的進入以外，還有一個「成為其中一份子」的過程。舉例而言，即便我們辦完所有的入學手續，領完所有的制服，難道我們真的成為「建中生」了嗎？或者以另外一個常見的例子來看，即便我們辦完所有的歸化手續，領有了美國國籍，但領到身分證明的那刻，直接就代表我們成為「美國人」嗎？顯然在共同體的角度下，要成為共同體的一份子，中間還有一個過程需要經歷。

這個歷程有需多的可能，而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便是集體記憶的建構，並由此創造出一體感或認同感。瞿海源、王振寰 (2003) 提到，一個團體或組織，會具有其獨特的記憶，這些記憶建構起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形成一種一體感。國家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們的許多社會活動，如國慶日的慶祝活動與演

說，都可視為一種強化此記憶的集體回憶活動，以強化作為「共同起源」的開國記憶，凝聚國民此一人群的國家認同（王明珂，2001）。這些團體的過去記憶，彰顯了相對於團體的獨家認同（Zerubavel，1995：4；引自徐國峰，2005）。如同國家以國歌、國旗、紀念日等方式，形塑國家想像（常軍，2017）一般，社團也可能以社團象徵，如社歌、社徽，乃至一些該社團獨有的儀式，來維繫社團的共同體想像。在建國中學，許多社團每屆都會有類似的活動，一般學生之間，時常稱此為社團的「傳統」。細究傳統的涵義，其實可以發現其與集體記憶的類似之處。由上述討論可知，我們會藉由集體記憶的塑造，逐步形成對於這個共同體——這個社團——的認同感。凡是參與這個社團的人，都會擁有類似的記憶，這個記憶透過所謂的傳統，一屆一屆地舉辦類似的活動，形塑了這個社團共同體。

同時，這些群體的規範與期待，若要能成功影響團體內的個人，劉安彥（1984）指出，內在化（*internalization*）即為外在要求成為自身行為準則的過程，而達成內在化的途徑，認同（*identification*）便是一個常見的方式，此處也呼應到辛愛梅（2015）以「認同」作為切入學長學弟制的理論視野。進一步談論認同，Baron（2006/2009：319-320）指出，凝聚力（*cohesiveness*）是影響個體是否從眾的重要因素。當團體愈加凝聚，從眾的壓力也就愈大。而這也連結到內群（*in-group*）與外群（*out-group*）的劃分。Bauman（1990/2002：47-49）指出，這種群體的劃分，使得人們相信各自內部的團結與凝聚，並藉此加深內群的團結。這種內群的一體感認同，Kassin（2016/2017：517）提及，這種感覺稱作認同一體（*identity fusion*），當內群成員與團體的一體感越高，他就越有可能幫助團體成員，即便過程中可能需要冒著風險。藉由創造認同感，使個體得真正成為社團共同體中的一份子，可以讓學生將社團，視作規範性參考團體（*normative reference group*）。當我們將一個群體，視作規範性參考團體，代表的是讓團體價值、規範，成為衡量行為的標準，遵守共同標準（Bauman，1990/2002，37-38）。每個人在成為社團的一分子之前，是國民，也是建中學生、原班成員之一，每個人在同一時刻，都身處許多團體。各種團體都有它的價值與規範，國家有著法律，學校也有著校規，除了談論學長學弟制本身以外，有個更不可忽略的部分，即為共同體的形塑。若一個學生沒有成為社團共同體的一份子，不把社團看作參考團體，那麼社團的價值、傳統，對他可說是毫無影響力。

由此可以拋出第一個研究問題：社團這個共同體，是如何塑造出一體感，加深成員對於社團的認同，並且影響其價值判準？

第二節 不成文規則

Johnson（1997/2001：57-64）指出，一個團體會有其價值，建議個體採取何種作為是最恰當的。而這些價值，若再搭配上行為的後果，便會形成規範

(norm) (Johnson, 1997/2001: 64-65)。Giddens (1993/1997: 125) 進一步闡述行為的後果，他認為規範都會伴隨著制裁 (sanctions)，也就是前述的後果，並且獎勵與懲罰都可以被稱之為制裁，而此處可以進一步區分，正式制裁與非正式制裁兩種形式。國家法律、校規所寫明的行為後果，便是正式制裁的一種；而平時人際相處間，肯定的言語或嘲笑，便是非正式制裁的概念 (Giddens, 1993/1997: 125)。於是，規範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式規範，另一種是非正式規範。非正式規範的力量不容小覷，在日常生活中，許多的道德、習俗等，都是非正式規範的一種。

學長學弟制的特別之處在於，學長與學弟明明都在校園這個組織當中，但學校校規等明文規定，帶來的影響卻遠不及於學長學弟制。這個沒有明文寫下的共同體規範，參與其中的人們，他們之間互動與學長學弟制的交互，非常近一步值得細緻地探究。若先從同儕的角度稍作探討，可以了解到在學生的行為當中，引導行為的規準，常常依賴沒有明文寫下的規則。當面臨要不要翻牆的抉擇時，面對的不只是過去國中國小，師長建立起的對於不能翻牆的行為規範，更別提學生手冊所載明的翻牆後續懲處，同儕的影響在此是不能忽略的。Zahn Waxler et. al (1982) (引自王煥琛、柯華葳，1999: 176) 更指出，同儕是兒童與青少年模仿的對象 (social model)，於是同儕可能出現更容易順應他人的情事發生，讓同儕團體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行為。不過值得強調的是，即便同儕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在共同體之中，共同體的群體價值，在個體經過前述的內在化後，也是能影響行為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若以建中生與翻牆的連結為例，建中生這個共同體的集體記憶，逐漸與「翻牆」形成連結，好像不翻過就不是建中生。不僅是行為當下，「同學都翻牆了，我怎麼能不翻」的團體認同感受，還有同儕間對於「翻過牆才叫建中生」的這個標籤，而這些行事上的參考，進一步形成了非明文規範，影響著我們的日常。而學長學弟制亦然，藉由非正式規範的方式，實質影響著學生的生活。

學長學弟制這個詞彙，雖然時常在生活中使用，但好似又說不清楚它的定義。除了學長學弟制，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行為，有時也是依循著一些未言明的規則，我們通常稱之為人情世故。這些好像存在，但又說不大清楚的規則，生活中時常將其稱之為潛規則，邱韋樺 (2015) 也試圖用此指稱學長學弟制。吳思 (2001) 最早在華語圈提出了「潛規則」這一用詞，不過吳思對於潛規則的定義，其實側重所謂檯面下交易等，表裡不一的行為表現。除了私下認可的行為約束以外，吳思欲加以闡述的，是透過這種隱蔽，所能得到的正式規則所無法得到的利益邀換 (吳思，2001: 193-194)。如同陳成宏 (2011) 所強調，潛規則 (hidden rule) 是團體內部的上不了臺面，卻心照不宣的行事準則。徐寒羽 (2019) 的研究，也特別強調潛規則帶來的陽奉陰違，並且與 Misyak et. al (2014; 引自徐寒羽，2019) 指稱的不成文規則 (unwritten rule) 做出區分，後者不特別強調這種私下的勾搭，僅代表這種規範的默會特性。

由於學長學弟制的概念，似乎並沒有前述關於潛規則的討論這麼黑暗，因此本研究後續將以不成文規則指稱。而這種不成文規則，就好像是默會知識一般的存在。默會知識不是藉著文字、語言、符號而獲得，是一種自己了解，但未必能具體說出來的一種知識或體認；即使說的出來，也必須經過個人內化，才可以有確切的認識（洪婉茹，2008）。由於學長學弟制是未明說的規範，故這些規範被學弟理解的過程中，學長與學弟是如何透過語言、動作、規則等各種方式，透過互動理解不成文規則。而這個互動過程，正是我所關心的議題。

這個共同體對於學長學弟的期待，新進的學弟如同社會化一般，對這個不成文規則進行理解與應對。Bauman（1990/2002：36-37）提到，社會化的概念意指：當一個人進入一個新的群體時，藉由參考某些群體，將群體價值內化成為自我行為的規範，成為行為的規準。當我們在行為之中，參考學長學弟制這個共同體的價值，作為行為時的準則，即是讓這個團體關注的價值觀，成為行為的規準。

舉例而言，當一個對社團毫無了解的學弟，在新進入這個共同體時，由於對這個共同體的規範並不熟悉，於是按照原先社會習慣，對路上的所有的陌生人都直接不予理睬，或是對於尚不熟識的人可以稍加忽略。然而，當後續因為沒有和學長問好而被斥責後，學弟會發現打招呼是必須的，於是學弟在校園內開始留意所有路人，把所有的路人都貼上標籤，判斷需不需要採取問好的行為。此處即可明顯的留意到，學長學弟制是如何影響個體原先熟知的社會規範，並且如同社會化一般，讓學弟慢慢和學長一樣，成為對社團淺藏的規範更加熟識的人。

由上述討論可知，學長學弟制這個時常被提及的概念，其實可以用「不成文規則」加以描述，並且正是因為不成文規則的曖昧特性，使得學生認識這個規範的過程，成為了十分值得細究的課題。

第三節 現有研究回顧

由於臺灣現有有關學長學弟制的研究，多以功能論的視角出發，故此節先以功能論的觀點，敘述現有研究結果，並與問題意識做出連結。另外，現有研究之研究場域，主要集中於大學體育隊伍、社團等學生團體（洪知俊、張碧玲，2007；洪知俊，2008；戴澤軒，2015；邱韋樺，2015；辛愛梅，2015），以及一些工作場域，例如軍隊（高穎超，2006）、消防（鄭雅菱，2013）與護理站（陳俊求，2011）。然而必須考慮的是，各種工作與學生團體兩者，本質上有著許多的差異：從離開的容易程度，到工作伴隨著薪資等，工作場域有許多學生團體所沒有的面向。上述原因皆顯示，可能不宜將工作場域與學生團體一概而論，因此以下先使用以大專校院等教育場所，作為研究場域的文獻進行討論，雖然不完全等同高中社團，但至少皆為教育場合，已較工作場域的文獻貼近許多。

曾有針對大專校院排球校隊的研究，藉由文獻及觀察，歸納出學長學弟制提供了排球隊球隊訓練、球隊事務、球隊競賽，以及生活管理等四種正功能（洪知俊、張碧玲，2007）。前述研究呼應邱韋樺（2015）的發現，了解到學長學弟制帶給團隊紀律性的氛圍，並促使群體內的每個成員服從與合作，對於維持團隊的凝聚力十分有助益，有助於團隊的成形。然而與此同時，亦有研究提醒，學長學弟制有其帶來體罰、不當管教等可能的負功能，而在新聞媒體上亦時有所聞（洪知俊，2008）。在建國中學社團的實際情況中，還有個較常被看重的正功能，即為團隊凝聚帶來的效率提升，藉由學長學弟制的推展，可以讓社團在練習時的效率大為提升。而負功能方面，較常見的是學長在禮貌上面的過度要求，容易使人們忽略學長學弟制的正向特質，使得負向的功能被放大檢視。

現有研究大多在談論大專院校，那麼大專院校比起國小、國中、高中等教育階段，有著哪些差異，才會使得大專院校時常被拿來討論，而非討論高中校園內的狀況？除了大專院校較易被碩士研究者企及以外，接續前節提到的「明文規範」，在漫長的求學歷程當中，學校的明文規範帶來的影響力，包括師長介入的程度，其實隨著教育階段的提升而下降。在國中小時期，師長在生活中佔據不少的位置，國小更是有著常駐在班上的班級導師，時時刻刻引導學生的行為。到了大學階段，師長似乎僅在課堂上相見，授課內容也大多僅止於專業領域的知識，由此使得社團、校隊、朋友等同儕團體，擔任了指導我們的行為表現的角色，在愈高的教育階段上，或許越能觀察到同儕團體的影響，這也可能是現有有關學長學弟制的研究，其研究場域多集中在大專院校的原因。不過，高中似乎處在一個曖昧的階段。在高中這個教育階段之中，社會規範與同儕團體的曖昧關係，提供了一個探討學長學弟制的絕佳環境。高中不像國中小一樣，在行為上較不會時刻叮囑學生，卻也不像大學一般，教授像演講者似的遙遠。

於此，大致上理解了學長學弟制常見的正功能、負功能有哪些。不過還是必須留意，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關心的是個體在學長學弟制的環境下，為何會展現出與平時不大一樣的行為。學長學弟制作為一個不成文規則，或許並非理解完它的正功能與負功能後，就可以選擇認同或否定的一個規矩。

第四節 角色理論

如果現有功能論角度的研究，尚無法回應問題意識，或許代表功能論的視角有其不足之處。回到問題意識，真正有待回答的是，為何學生在平時與同儕互動時的行為模式、參考的價值規範，會與對社團內的學長、學弟相差甚多？除了學長學弟制作為一個社團的不成文規則，只要成為社團共同體的一分子，便很難去選擇認同或否定外，或許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本來就是在這個社會上互動的常態。在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時，本身就會因為不同角色背後的期待、價值、

規範等，表現出不同的行為。

前述已經闡明，學長學弟制是一個類似不成文規則的存在。無論是禮貌要求，或是聽從指令等規範，其實這些不成文規則要求的，都是一個人對於自己還有對於他人的角色期待，期待自己身為學弟應該如何，期待他人身為學長應該如何，反之亦然。Johnson（1997/2001：107-108）解釋，角色這個概念，提供了我們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而阻力便是各種行為的後果，角色告訴每個人，應該要做出什麼樣的行為表現，會是最符合他人期待的。辛愛梅（2015）發現，在學長學弟制之中，很多表面上看似單純的衝突，其實反映的是於雙方對彼此行為的期待落差。在前結尾端，說明了高中這個場域的特殊性。另外，社團活動一直到高中校園，才有了較為蓬勃的發展。對許多人來說，連學長、學弟的概念，都是一直到高中才慢慢認識。並且呼應 R. H. Turner（引自 J. H. Turner，1992：483）的觀點，角色並非單純地存在於結構之中，僅僅有待個體發現而已，而是有待個體在互動中創造。這個互動論的觀點，或許非常適合用以理解學生與學長學弟制的交互，若能更細緻地探究學生建構這些期待的過程，或許可以更好地回應問題意識。

Kassin（2016/2017：365）提到，當一個新成員加入團體時，有兩件事會是他們最看重的，分別是團體希望他們在團隊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團體的規範為何。放入社團的情境，學長、學弟兩者角色背後的期待，還有社團內所謂的不成文規則，便是一個對於剛進入社團共同體的學生，非常關鍵的一個事物。R. H. Turner（引自 J. H. Turner，1992：485）認為，在角色創造（role-making）的過程中，同時涉及了角色驗證（role verification）。角色驗證的過程中，人們會利用內部和外部標準，來確認自己對於角色的理解。內部標準意指自己對於角色用來促進互動的重要程度，外部標準包括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參考團體（reference group），以及共同同意的標準對角色的評價等（R. H. Turner；引自 J. H. Turner，1992）。如此，在建構角色的過程中，每個人會慢慢調整及建立對於學長、學弟兩種角色的期待。而這個期待是如何建構的，便是後續進行研究時，有待回答的問題之一。Bauman（1990/2002，47-50）解釋，參考團體告訴人們，在哪些情境應該展現何種行為表現。對於青少年而言，同儕團體時常容易成為參考團體，楊心惠（2014）指出，青少年同儕團體的對於學生影響是巨大的，團體成員常須以團體為中心，遵守團體的內部規範，產生對團體的向心力。因此後續研究時，一部分可以從同為學弟、學長的同屆同儕切入，試圖了解他們認識角色的過程。

除了角色期待以外，Robbins（2005/2006：260）更提到了角色知覺（role perception）的概念，與角色期待不同的是，角色知覺強調的是「自己」對於自己應該如何表現的看法。並且 Robbins（2005/2006：260）進一步說明這些知覺的來源，是來自於周遭的刺激，在職場的環境裡，許多師父與徒弟的關係，便是要讓徒弟能學會之後成為師傅時，應該要有何種表現。而學長學弟間的關係也有些類

似，學弟在一段時間過後，會轉變成學長的身分。在這個角色變換的過程中，Robbins（2005/2006：260）認為，當人們發現情境和要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後，會很快地適應了新的角色，並且產生對同一事物的不同態度。雖然 R. H. Turner 不認為角色是早已存在，僅僅等待人們發現而已，但他也不全盤否認先賦地位帶來的影響，因為這些還是能作為角色驗證的基礎（引自 J. H. Turner，1990/1992：486）。除了同屆同儕造成的影響外，細究在這個從學弟變成學長的過程中，學長先前的行為表現，如何影響他在身為學長後，後續建立對自己身為學長的角色知覺，也是值得切入的面向。因此後續進行研究時，若研究對象為學長，會特別試圖了解上屆學長，先前建立的學長形象，如何影響他後續的角色知覺。

目前已經談及，一個學生如何順利地進入學長或學弟的角色，以及人們在進入一個角色時，會考慮哪些事情，因此提供了後續研究時的方向指引。想當然爾，參與社團的過程中，學生與學長學弟制的交互，並非僅有如此和諧的一面。無論是沒有順利進入該角色、進入該角色途中的阻礙、角色之間的衝突，乃至於這些角色背後的期待，與自己的個性，甚至校園正式規範等，都有可能產生各種不合諧與衝突。

R. H. Turner（引自 J. H. Turner，1990/1992：482）提到，人們在觀察一個角色時，會特別重視角色表現出的一致性，並且試圖用觀察到的一致性，進行前節提及的角色創造與檢證。若一個角色無法表現出齊一的態度，很可能就會導致角色創造發生問題。片桐新自等（2008：75）指出，由於一個人可能同時有很多的地位（status），每個地位又有各種角色需要扮演，因此形成角色組（role-set），當人們在執行一個角色時，難免會影響到其他的角色，導致角色衝突（role-conflict）。Kahn（1964；引自李立泰，2006）進一步細究，在一個扮演角色的過程中，「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是其中一個可能造成角色衝突的原因。其主要是因為角色的期待並不清晰，導致角色扮演者無所適從。此外，Brief et al.（1981；引自吳家仲，2005）提到了「角色賦予者間衝突」（inter-sender conflict）的概念，由於在社團之中，並非僅有單一的人會賦予他人角色期待，因此不同成員給予學長或學弟的角色期待，可能是不一致的，故可能進而導致不同期待間的矛盾發生。

這些不和諧的互動樣態，可能是內心的無所適從，可能是明面上的衝突，又或者是陽奉陰違。如同 Robbins（2005/2006：457）所述，如何應對衝突的策略，可能是：競爭、統合、退避、順應，或妥協。此處提及 Robbins 的分類，並非試圖在後續討論中，將受訪者的應對策略歸類，而是可以在訪談時，讓研究者得以有效引導受訪者，回答其究竟如何應對衝突。

第五節 理論架構與研究問題

總結文獻探討，本章首先從一個個體進入團體出發，談論團體的類型有哪些，並且闡述社團是一個作為共同體的存在。接著，接續共同體的論述，了解到集體記憶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因集體記憶除了凝聚共同體之外，還會影響內部成員的價值判斷。爾後細究規範的類型，理解到學長學弟制其實是一種不成文規則，並且學弟在參與社團的歷程中，會經歷慢慢接觸了這些不成文規則，進一步地對這個隱藏的規範認識更深。並且在這過程中，透過同儕等參考團體，以及自身進入不同角色的體驗，建構這些角色期待，形成不成文規則。同時，這些型塑角色的過程中，社員們必定會有其應對。藉由了解應對的回應，可以更加完整地呈現角色形塑的過程。

回顧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好奇之處在於：「學生如何受到學長學弟制影響其行為」，並透過文獻回顧，得知後續研究分析重點，可著重於「共同體形塑」與「角色期待」兩者，試圖了解在建國中學的社團之中，社團如何建構出學長學弟間的互動規範，以及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除了和諧以外的不和諧之處。

綜上所述，最終將本研究需要進行探討的內容擴充為：

- 一、社團如何形塑出一體感，加深成員對於社團共同體的想像與認同，進而影響其價值判準。
- 二、在一個學生參與社團的過程中，何以達成或阻礙角色的形塑。
- 三、在一個學生參與社團的過程中，社員們如何應對角色形塑的過程。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希望能描摹出角色形塑的過程，以及其中的互動關係。若要能夠回答研究問題，量化的研究方式有其限制。由於希望能在研究中，盡可能多元地呈現角色的創造過程，因此採用質性地研究方法較為恰當（瞿海源等，2015）。

有關學長學弟制的研究，現有文獻使用訪談法（洪知俊，2008；蔡佩穎，2020）、參與觀察法（戴澤軒，2015），亦有兩者並用。（辛愛梅，2015；邱韋樺，2015）。訪談法讓研究者得以透過與受訪者的雙向互動，共同建構出行為的意義，並且能以受訪者的角度，探索其熟悉的日常生活（潘淑滿，2022：139）。對於研究問題而言，很大程度地涉及每個受訪者獨有的生活經驗，因此透過訪談的相互傾聽，可以使得局外人的我，瞭解其社團生活中的經歷。接著，參與觀察法讓研究者直接以局內人的角度，深入地描述及分析一個現象，並且十分全面與詳盡。並且在開放的研究過程中，發現日常生活的邏輯（潘淑滿，2022：264-267）。然而，參與觀察法在本研究的研究時間與研究對象上，可能遇到非常大的阻礙。由於參與觀察高度涉入研究對象生活，遭拒絕的可能性極高。並且本研究並未設定以單一性質的社團切入，因此在參與觀察法基本僅適用單一社團的情況下，採行參與觀察法並非易事，故本研究僅使用訪談法作為研究方法。

在進行文獻回顧後，大致將各項愈深究的重點勾勒成型，主要著墨於共同體形塑與角色創造。為保留訪綱彈性，在訪談過程中對於各種值得深究之處，進行進一步的探究，本研究因而在訪談架構上，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以期獲得較為完整、多元之資料（畢恆達，2020：178）。至於訪談的形式，若採取焦點團體訪談，固然可以更完整地呈現整個社團的樣貌，且藉由團體的討論，得以讓研究者了解行為背後的動機（瞿海源等，2015：283-284）。然而在學長學弟制這個題目上，很有可能在受訪的過程中，受訪者需要對他人（學長、學弟，甚至同屆）的行為做出評判，因此不大適合以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研究（瞿海源等，2015：288）。因此，本研究僅以一對一訪談的形式進行。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校內之社團作為研究範圍。首先，在文獻探討部分，可以了解到學長學弟制的功能之一，在於能夠讓團體更有效率地達成目標。成果發表是團體合作產出的表演，只要有一個人在演出時有所差錯，便可能

造成全體的演出出現瑕疵，因此有成果發表的社團，會更加需要團體的集體努力、效率，進而有可能借助學長學弟制來達成此一目標。

另外，本研究僅處理建國中學校內的社團，為避免他校因素影響，故排除以聯合成發形式辦理成果發表的社團。同時因 COVID-19 疫情狀況不穩定，有時會因相關防控措施而無法順利舉辦成果發表，進而可能無法從資料中得知社團是否有辦理獨立成果發表之規劃。然而無論當屆最終是否順利舉辦成果發表，該社團所追求的價值，應該仍會以成果發表作為社團目標。故取資料所及的三學年進行分析，只要在一〇八至一一〇學年間，曾有舉辦成果發表，即可通過初步篩選。

最初先以建國中學社團活動申報紀錄表⁴進行初步篩選，挑選出二〇一九年八月至二〇二二年七月間⁵，有申報辦理獨立成果發表的社團。經篩選後，可知有辦理獨立社團成果發表的團體如下：

社團代碼	社團名稱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110-2
B01	熱舞社				○		
B04	手語社		○				
CK3	樂旗隊				○		○
D01	爵士音樂社				○		○
D02	熱門音樂社				○		
D03	流行音樂社	○			○		○
D04	另類音樂創作社				○		
D05	民謠吉他社		○				○
D06	古典吉他社		○		○		
D07	管弦樂社		○		○		
D08	口琴社		○		○		
D10	合唱團				○		
D11	嘻哈音樂研究社					○	

表一 曾舉辦獨立成果發表之社團

⁴ 取自建國中學社團活動組

⁵ 即一〇八至一一〇學年，因學長與學弟的分界是年級，故採用學年而非日曆年

經初步篩選後，可知有十三個社團有辦理獨立成果發表之規劃。接著，學長學弟制的另一功能在於管理。因此為了達成管理的目的，社團人數亦可能影響社團如何形塑學長學弟制。於是再利用社團人數作為篩選條件，對通過初步篩選的社團進行二階篩選：

社團代碼	社團名稱	近三屆社團平均人數
B01	熱舞社	16.33 人
B04	手語社	(已倒社)
CK3	樂旗隊	41.33 人
D01	爵士音樂社	18.33 人
D02	熱門音樂社	18.67 人
D03	流行音樂社	32.33 人
D04	另類音樂創作社	28.21 人
D05	民謠吉他社	50.67 人
D06	古典吉他社	35.67 人
D07	管弦樂社	43.33 人
D08	口琴社	11.67 人
D10	合唱團	11.67 人
D11	嘻哈音樂研究社	21.67 人

表二 社團近三屆平均人數

經二階篩選後，可得平均人數最多的社團為民謠吉他社，平均人數最少的社團為口琴社與合唱團社。

學長學弟制在沒有獨立成果發表的社團中如何發會影響，似乎也相當值得進行探究。初階篩選考量了是否有獨立成果發表，二階篩選考量了人數。在經過兩階段篩選後，基本上可將全校社團分為三類，即：

- 一、無獨立成果發表
- 二、有獨立成果發表且人數最多
- 三、有獨立成果發表且人數最少

在無獨立成果發表的類別，有非常多的社團可以作為研究對象。不過在整理社團人數的資料時，恰好留意到在這類別之中，有些社團恰好是較偏向學術性目

標的社團。在這些較看重學術性質的社團之中，雖然亦會有「社展」作為類似成果發表之活動，不過社展的特別之處在於，社展通常是以個人或小組為主的作品展出，類似科展的概念，而非如同前述的成果發表，並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差錯或失誤，就直接導致整場活動的瑕疵。並且，前述選擇的社團，較偏向音樂性、表演性，若此時能夠再多增添以學術性目標為主軸的社團，方可使研究的資料更為豐富，盡可能地呈現更完整的建中社團樣貌。最後，在這些有社展的學術性社團中，考量研究對象的可近性後，最終選定電子計算機研習社作為此類別的研究對象。

而另外兩類社團，「有獨立成果發表且人數最多」此類，經二階篩選後得其為民謠吉他社。而「有獨立成果發表且人數最少」部分，經實際了解口琴社與合唱團社後，得知合唱團社若包含地社成員⁶，則總人數將來到近 25 人，而口琴社即使包含地社成員，其總人數依然不到 15 人，仍為有獨立成果發表的社團中，人數最少之社團。因此，最終篩選出電子計算機研習社、民謠吉他社，與口琴社作為研究對象。

選定上述三個社團後，考量到邱韋樺（2015）提及，大眾多擔心學長學弟制會被詮釋成負面之內容，進而擔憂相關研究可能對該社團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需先嘗試獲得「守門人」之同意，與其建立信任關係，以利研究進行。「守門人」即為在社團中具有一定決策權的人選，故首先拜訪上述三個社團之社長，向其詢問意願，同時亦能確保研究倫理完備。

第三節 訪談對象

在三個社團之中，將至少挑選兩位受訪者，分別為於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間，就讀高一及高二的社團成員，並以一對一訪談的形式進行。在各社團受訪者挑選方面，參考瞿海源等（2015：41）提及，可以優先挑選對研究主題最為了解的人進行訪談，以利研究的深度，並且可以協助研究者尋找更多訪談對象。因此，本研究採立意抽樣，並且考慮受訪者對社團的參與程度，再綜合考量研究者的人際網絡後，在各社團先選擇了兩位同學，詢問其訪談意願。另外在訪談完畢各社團的兩位同學後，若有發現值得進一步訪談的對象，亦會再進行詢問。故有些社團的訪談數量，可能會超過兩人，但皆不低於此數。

⁶「地社成員」即為「地下社團成員」之義。由於登記於校方選社系統之紀錄，僅限登記一個社團，然而一些學生希望參與一個以上的社團，故除了登記於校方選社系統之社團外，個人參與其他社團皆會成為地社成員。在社團的權利義務上幾乎等同系統登記的社團成員，其責任與付出並無顯著差異。

以下分別整理各訪談對象之背景，此處為確保匿名性，亦不直接列出社團名稱，與受訪者化名的對應關係：

社團名稱	年級	化名	訪談日期
社團 A	高一	謙謙	4/14
社團 A	高二	亮亮	4/13, 4/24
社團 B	高一	諺諺	4/6, 4/14
社團 B	高二	捲捲	3/26
社團 B	高三	玉米	3/30
社團 C	高一	西西	4/14
社團 C	高二	芋頭	4/13

表三 訪談對象

在歷次訪談後，隨即製作逐字稿。本研究，當摘引訪談內容時，依循下列格式作註：（化名 - 訪談歷次 - 摘引起始行號）。

第四節 研究倫理

第二節提及，在詢問受訪者意願前，會先向該社社長知會，並在取得其同意後，才會拜訪受訪者，詢問其受訪意願。固然此動作一方便可以確保研究倫理的完備，取得守門人的同意，可以避免社團有遭窺探之感。不過也正是因此，即便受訪者已全數匿名，但仍有不少社團成員，知悉目前有人社班同學，正在進行專題研究。同時，在專題完成後，校內會舉行海報展，相關研究成果會在校內之中，進行為期一週的展覽。此時，由於訪談內容，多會談及社團曾發生的事物，因此便可能讓其他同學，藉由摘引的訪談上下文，揣測出受訪者的真實姓名。

為了避免此情況的發生，首先在後續的訪談摘引中，凡有提及社團內部次文化用語時，皆會以一般詞語替換，並以註腳予以加註。雖然可能因此喪失社團內部用語的活力感，但為確保研究倫理，仍然必須做出如此的調整。除此之外，一般研究所需具備的知情同意等，也必然會納入研究倫理的一環。在詢問訪談意願以及訪談當下，皆會重述知情同意權，確保受訪者係完全自願地接受訪問，並確保其知悉有拒絕接受訪談的權利。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共同體的塑造

對於一些人而言，「學長」這個概念在高中前，其實是相當模糊的。在高中以前，由於國中的社團活動規劃，課綱允許以跨班選修方式辦理（教育部，2014：12），故有些國中會以聯課的方式，開設所謂的社團活動課程。不過，這種社團活動其實與一般課程無異，僅僅是同學由原班人馬，變成跨班級的組成，仍然由一位指導老師教學，同學被動地聽課。然而到了高中，特別是在建國中學之中，如第一章所述，社團主要是由學生所主導，也就使得社團成為建立「學長」、「學弟」這兩種角色的一個重要場所。

不過在真正進入社團之前，建中新生會有另外一些場合，先於參加社團，就已經讓新生認識「學長」這個概念。對一個剛入學的新生而言，第一次接觸到學長的機會，會是暑假的新生訓練。在新生訓練之中，校方會在各班，安排幾位被稱為「教育班長」的高二學長，分享他們自身在建中就讀了整整一年的經驗。對捲捲來說，這時學長建立了一個良好的形象：

我覺得他對我們的態度...就是很好。我們班上有些小尷尬的時候，或是大家都不講話的那種處境，他就會叫我們聊天，然後會開話題，我覺得相處起來很好。（捲捲-1-046）

不僅是捲捲，在受訪者之中，受訪者都給出了與捲捲類似的答案。或許至此的印象是校方有意為之，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建中的制度其實讓幾乎所有的新生，一開始就建立了「帶領我們認識校園」的角色。然而，即便這時學長帶給新生的印象是個有經驗的人，但此時的學長對新生而言，與一般的演講者無異，新生訓練單純是前輩分享的概念。

跟教育班長的相處，我覺得可以很明顯感受到，沒有很學長學弟制。畢竟他...他跟我們的連結也不強，他只是嗯...像是帶領我們這屆新生認識校園的感覺，所以沒有什麼權利跟義務之間的關係。（捲捲-1-042）

捲捲所謂的「他跟我們的連結也不強」、「沒什麼權利義務關係」，代表的是此時學長的所作所言，不容易影響學弟的價值判準與行為。之所有會有這個結果，或許也可以從共同體的角度切入。

如同文獻探討提到的，一體感是個十分重要的因素。由於新生跟教育班長之間，並沒有沒有一體感的產生，因此沒有群體的想像。建立一體感對於社團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需求。若沒有讓新生真正「進入」社團，成為社團共同體的一

份子，新生便不會對共同體產生認同，不會將社團視作參考團體。後續的社團不成文規則、來自學長、學弟的各種期待，也都無法在其身上發揮作用。

在建中的各種社團，會以許多形式，試圖建立這個共同體的想像。社團這個團體特別的是，倘若社團的主要內容，在平時的小社課⁷時，並非以團體練習等，較多同儕間交流的形式進行，其實不大容易建立起團體的想像：

我覺得這個社團，他的學術跟活動算是蠻分開的。他兩個東西基本上是分開的，學術的話就是去上課。凝聚力我覺得需要整個社團，就是同屆⁸之間的互動。但同屆的話，我們沒有什麼活動，讓我們彼此之間互相了解。（亮亮-1-180）

在亮亮的社團中，小社課的進行方式，主要是一位學長在臺上授課，並且有時其他學長或授課講師本人，會至臺下解答學弟實作問題。不過在小社課中，同屆間的交流十分稀少，以至於社團需要有小社課以外，那些活動等事物，來維繫所謂的「感情」，也就是對於社團共同體的認同。除此之外，在亮亮的回應中，此處或許可以再進一步談論：所謂的認同感其實有兩種，一種是對社團這個共同體本身，第二種是與同為學長、學弟的同屆的一體感。不過後者可能會更牽涉到，關於學長、學弟這兩種角色的建構歷程，因此留待後續章節討論，此節先行專注描繪，進入社團共同體，對社團建立起共同感的這個過程。

由前述討論可知，單純授課式的小社課，可能尚不足以建立起社團的一體感想像。不過通常活動與社團本身的主題，其實兩者的相差是不小的，呼應到亮亮所言：「學術跟活動算是蠻分開的」。而正是這個分開，讓某些人感到不解：

這是每個人不同的想法啦，但有些人會覺得說，一個學術性社團，那你應該要把你學術性的東西弄好，而不是在那邊辦這一坨拉股，亂七八糟的活動。（亮亮-1-190）

不過對於亮亮而言，其清楚地感受到活動的凝聚意涵：

但是我覺得這個活動，對一個社團也不是只有壞處。活動對我來講的意義，它比較像是凝聚一個...把這個社團從一個學術性的研討組織，讓他變得更快樂一點。我覺得辦活動，對我們同屆之間的熟悉，也有一些幫助，而不是就是單純的學術研討。（亮亮-1-189）

除了活動本身以外，在活動之中也會有一些子活動，與建立對社團的群體感有關。這個概念在亮亮的社團中最为顯著：

⁷ 學生用語，除課綱內的一堂社團活動時間（大社課）外，其他平時放學後的練習、教學時間，多稱為「小社課」。

⁸ 部分社團有用以指稱不同屆的屆數名稱，如 110 字頭、113 級等。受訪者原以該社屆數用語，指稱與其同屆的社員們，為確保匿名性，此處以「同屆」替換。

大家圍成一圈，前面點一個有社團⁹icon 的電子蠟燭，然後再拿一個真的蠟燭傳下去。每個人講說我在這一年，經歷了什麼樣的事情，這樣講了一圈就有種「喔好感動」的感覺，雖然他們講的話有點雷同。(亮亮-1-288)

如同在高中活動中，時常出現的「感性時間」一般，這些子活動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凝聚效果。透過喚起社員們的回憶，加深對於群體的我群認同。若再將這個回憶的時間跨度，拓展到屆與屆之間其他的一些子活動，其便與集體記憶產生相似之處。亮亮的社團有許多專屬於該社的子活動，前述的「蠟燭傳遞感性環節」便是一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子活動，形成了該社的傳統，即所謂的集體記憶：

活動的毛，多到我真的可以打個可能會有 100 頁的傳承。東西有點多，就是大致上的規劃會有個毛。比如說像是大地、RPG 等等¹⁰。然後寒訓會有其他¹¹東西，基本上是寒訓特有的。(亮亮-1-330)

集體記憶還有一種常見的形式，便是社歌或社徽。在諺諺與謙謙的社團中，不約而同地，兩個社團皆有社歌的存在。先以諺諺的社團來看，社歌有這種代表象徵社團的意涵：

一直以來你一進社團，你第一首就會學這首歌。然後這首歌也是我們的社歌，就會一直這樣傳下來。包括我開始進社團，第一次也是學到這首歌，所以這應該算是社團的一個代表的東西。(諺諺-2-044)¹²

不過，對玉米而言，他並不認為社歌是個重要的事物：

我覺得社歌完全沒有用。我現在對它也沒有什麼印象，就是一首...就是可能大家在聊天的時候，你突然彈的時候，可能有人會跟你一起彈這樣子。就一個小的東西，我覺得沒有很重要。(玉米-1-388)

對於諺諺跟玉米而言，社歌帶給他們的意涵有些差距。然而這是否代表，玉米沒有對社團建立一體感？或許可以這麼說，不過僅能推論玉米「現在」對社團沒有一體感。由於本研究並非追蹤同一位學生，在不同階段的想法。因此僅能詮釋出，對於現在已經高三的玉米，對現在的他來說，社團與他已經沒有什麼連結：

⁹ 受訪者原直接講述社團名稱，為確保匿名性，在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以「社團」二字抽換。

¹⁰ 受訪者原直接提及獨有的活動環節的名稱，為確保匿名性，在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除常見的大地遊戲與 RPG 外，其他以「等等」省略。

¹¹ 受訪者原直接提及獨有的活動環節的名稱，為確保匿名性，在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以「其他」二字抽換。

¹² 同註 9。

管的話，基本上就是不會管。其實大學長¹³，就是我們也不太會想要去管他們，因為很累。就是不太會再回去管一些事情，因為成發完，可能就比较不會想去管一些其他的事情了。(玉米-1-399,405,438)¹⁴

這可能與玉米社團的習慣有關。在玉米的社團中，新任幹部上任後，前任幹部便不再參與社團事務，大學的社團指導老師，也僅僅是掛名的存在，實質上僅由當屆幹部全權主導。

反觀亮亮的社團，其社團特性在大學長參與方面，與玉米可說是完全相反。在亮亮的社團中，習慣上當屆幹部的前兩屆學長，主要負責傳承事宜，即大一需要傳承給高二。這個差異造成的影響，出現在活動辦理時的指導：

跟學長姐想法不太一樣的地方，主要在辦活動的時候，這種感覺比較強。就想說：「幹[sic]，為什麼？」，就是有的東西，有時候會沒有什麼意義。(亮亮-1-572)

由這個差異或許可以推論出，對於玉米跟亮亮的社團，兩者成員對於社團的共同體感受有些微的差距。亮亮的社團形塑的一體感，讓不少人即便畢業，仍會持續返社指導活動。那麼這是否代表，亮亮的社團有著更多的途徑，能夠形塑共同體感受？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在亮亮的社團中，還可以看到明顯的你群我群劃分。即便前述提及的社團子活動，一部分與其他社團有著大同小異的內容。但年紀更大的大學學長姐，會對辦活動的學習對象非常地在意：

因為我們跟學長姐又不熟，所以我不太會直接去接觸他們。但學長姐知道我們有去問他們所謂的 XX¹⁵的時候，他們就有已經有點生氣。(亮亮-1-382)

因此，子活動除了維繫社團的集體記憶外，此處可能可以再更深一層地，看到這些子活動還有一個效果，便是劃分出你群我群的界線。在亮亮的社團中，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社團學長姐有意識地在畫分群體的界線。

由於這兩個社團群體的主旨相似，因此表面上看起來，可能是競爭而生的比較心態。不過在亮亮當上學長後，即便兩個群體間的感情並不差，卻還是會刻意劃分出你群與我群：

雖然我們關係是不錯的，我們還會覺得 XX¹⁶是一個...我們基本上不會太多去參考他們的活動。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比較自己的...像是我們會覺

¹³ 「大學長」泛指高三以上（含高三）的學長，包含已從高中畢業的學生。

¹⁴ 玉米在不同的時候皆提到相同概念，經潤飾後在盡量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合併。

¹⁵ 受訪者原直接講述社團內部的稱呼，為確保匿名性，在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以「XX」抽換。

¹⁶ 同註 15

得，他們辦活動辦得很爛之類的。(亮亮-1-385)

在 XX¹⁷ 主導的聯合迎新中，我們是一個參辦者的角色，但我們基本上沒有推薦學弟妹去參加。我們跟他們說，你們想要參加沒問題，但我們還是推薦你來另外一個我們辦的活動¹⁸。(亮亮-1-276)

這個群體的劃分，若不單以社團間比較心態的觀點來看，而是以內群外群的視角詮釋，便可呼應到共同體的形塑。在區分內外群的同時，其實是在強化內群的團結。如同 Bauman (1990/2002: 48) 所述：「這種他們不是我們的感覺，使我們認為這兩個群體真實存在，使我們相信兩者如我們想像的各自擁有內部團結與凝聚。」

據此，目前大致描繪了社團形成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不過，所有的社團都會很順利地，成功形塑他們的社團共同體嗎？實則不然，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前述曾提及的，對現在的玉米來說，社團與他已經沒有什麼連結。同時，不只有玉米有這種想法，芋頭亦然：

成發完之後，這個社團怎樣就不關我的事了。我花太多時間，不想再碰了，反正他們爛掉就爛掉吧。(芋頭-1-169,502)¹⁹

相較於亮亮，亮亮雖然也覺得有些勞累，但一直沒有離開社團：

原本一開始的想法，從暑訓辦完我就要淡出，然後變成寒訓辦完我就要淡出，現在變成社展辦完，我才可以淡出。社展辦完也不用淡出了，就直接下幹。而且應該也不會完全淡出，但是可能對學測有點小追求。
(亮亮-1-561)

就現有的脈絡來看，亮亮會如此表現，可能的確與該社團的團體維繫程度有關。從文獻探討得知，若要使社團共同體成型，可以藉由創造集體記憶，如特殊活動、社歌、社徽等。並且藉由內外群的劃分，也可以更加地建立起內群團結。比較亮亮與其他受訪者的社團，其為最具備這些維繫手段的團體。或許正是這個差異，使得亮亮與玉米、芋頭，在社團群體認同上表現出差異。

不過除此之外，也可能是因為亮亮有些切身的體驗，希望社團未來能夠改進傳承上的缺失，因此希望自己能夠繼續協助社團：

因為如果我不出現的話，那就是跟去年一樣，然後下一屆就會抱怨說，學長姐都消失了(亮亮-1-565)

¹⁷ 同註 15

¹⁸ 受訪者原直接講述活動名稱，為確保匿名性，在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以「另外一個我們辦的活動」抽換。

¹⁹ 芋頭在不同的時候皆提到相同概念，經潤飾後在盡量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合併。

這部分與亮亮的自身體驗有關，也就是自身體驗創造出的角色期待，因此留待後節進一步討論。但至此可以確定的是，社團的一體感認同，社團共同體的塑造，是個關鍵的一環。如果沒有這種共同體感受，很難使得團體期待內在化。故社團不成文規則、來自學長或學弟的各種期待，也將無法在其身上發揮作用。

第二節 角色期待的形塑

一、同儕

對於一個從國中剛進入高中的新生，在進行訪談後，發現了一個原先並沒有設想到的轉變。從諺諺的訪談中得知，在國中時回家的時間非常地早，並且對他而言，家裡是個放鬆休息的好地方。到了高中以後，為了社團的團練²⁰，開始在學校待到七、八點才返家。剛開始對他自己來說，也是有些不情願之處：

一開始我是休閒娛樂，會看得比社團好玩。所以就會覺得，我用社團時間，佔去了我那些玩鬧，可能在家休息，或是在家耍廢的時間。會覺得有點不高興，或者是沒有那麼情願的留在學校練習。(諺諺-2-140)

除了自身的些許不情願之外，父母起初也是有些無法理解：

那個時候父母是會比較在意回家的時間，就可能父母會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吉他，你可以從四點放學練到七點。然後晚餐也要在外面吃，所以他們一開始可能會很不理解。(諺諺-2-123)

不過到了後面，諺諺的心態上有些轉變，慢慢能夠接受花費許多課後時間在社團上。而其中的主因，諺諺認為主要是對吉他的喜好日漸增加，並且跟同屆的情感也愈加濃厚：

我自己想，可能是有越來越喜歡吉他，然後也越來越喜歡同屆。就可能一開始，可能大家不太熟，然後也會覺得練到那麼晚，有什麼意義。但後來就是，對吉他越來越有興趣，然後也有認識很多民吉的同屆。(諺諺-2-150)

除了對於吉他的喜好外，呼應到文獻探討的敘述，對於青少年來說，同屆同儕對於角色形塑的影響不小：

可能當初練習，就是一個很嚴謹，然後可能沒什麼人認識。沒什麼認識的話，就一個人感覺很邊緣，沒什麼人可以聊天。但是到後來，就是慢慢認識很多人，然後也對吉他更有興趣，所以就對晚回家這件事情，

²⁰ 「團練」即「團體練習」，用以指稱音樂性社團的課後練習時光。固然此簡稱有些口語，但高中日常中的詞語，或許最能表現出此份專題的切身之感，故仍保留一些口語化詞彙。

也沒有覺得那麼的不情願這樣子。(諺諺-1-153)

在諺諺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由於同儕的影響，諺諺對於晚回家這件事趨向同意。此處或許可以套用角色創造的概念加以詮釋，在慢慢認識越來越多人後，一個學弟的樣子，藉由認識越來越多的同屆，而被形塑出來。此時學弟的角色，背後包含了參加課後練習的期待。藉由更加認識這個角色，諺諺順應了這個期待。

亮亮當上學長一段時間後，在約莫四月時，迎來了學弟第一次舉辦的活動。亮亮的社團對於每個活動，皆會利用通訊軟體輔助溝通，並且會專門為學長姐與總召，開設一個獨立的通訊群組。過了不久，亮亮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些不太恰當之處：

總召與學長姐那個地方，80%的訊息都是我在發的。基本上就是我跟他們說，你們這個有什麼問題，這個有什麼問題。(亮亮-2-143)

於是，亮亮心中意識到此點後，便找了一個要好的同屆同儕討論：

以別人講的方式，就是我說「你們可以討論要不要怎麼做」，基本上可以直接把「你們可以討論」刪掉，就是「你們要怎麼做」。(亮亮-2-153)

同儕明確地指出，亮亮可能需要再改進的地方。在與同儕討論過後，亮亮更加確定了自己的想法。並且，這也讓他想到他曾有的經驗。

二、自身經驗

呼應文獻探討後的結果，另外一個時常能影響角色創造的，便是自身所見或自身曾體會的經驗。亮亮在意識到自己的行為，還有調整空間後，他連想到了學長姐以前的行事作風：

因為學長姐一定會比來比去，說你做的怎麼樣，你做的怎麼樣。然後我就想說：「幹[sic]，為什麼我要跟橘橘²¹一樣」。(亮亮-2-175)

因為此經驗，亮亮進一步產生了一些想法：

但現在到他們在辦這個活動²²的時候，變成我在要求他們某些事情，要做的怎麼樣之後，我就覺得好像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亮亮-2-176)

在經過與同儕討論，以及聯想到自己曾經歷過的事物後，亮亮有稍微試著調整其與學弟溝通的方式。不過，在學弟辦理活動時，亮亮又不能完全地不給出自己的意見，否則反而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自己在當總召的時候，然後我覺得有點小不爽，因為他們（上屆學

²¹ 為確保匿名性，此處為化名。橘橘為亮亮的一個同屆社員。

²² 受訪者原先直接講述活動名稱，為確保匿名性，此處以「這個活動」抽換。

長)就是整群都消失了(亮亮-1-477;括號為研究者補充)

亮亮也不只經歷過學長姐的過度干預,同時也經歷過完全不干預的情形。對亮亮的社團而言,其特色之一,便是有非常多屆的學長姐,皆會回來幫忙。因此,亮亮還有其他的學長姐可以參考:

比如說我們很討厭那個講話很直的學姐²³,但雖然我們很討厭她,但是她其實完全沒有感覺。其實對學長姐來說,他們不會有什麼影響,所以我覺得我寧願選擇跟她一個樣子,就是把我該講的東西都講出來,然後剩下的東西,讓他們自己發揮。(亮亮-1-226)

亮亮由於觀察到先前學長姐的表現,因此在角色創造的過程中,這份記憶帶給了他不少影響。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原因並非單純源自經驗,也並非單純地肇因與同儕的討論:

後來聽跟我討論的那個,就是討論這件事情的人,討論過後我覺得就做好我的角色就好,就單純把問題講出來。(亮亮-2-159)

因此可以發現,雖然同儕與自身經驗,在本節拆分為兩個區塊談論,但這兩個非為彼此獨立的影響因素,實為兩個有部分交集的集合。此外,亮亮前陣子原有的行為模式,也帶給了軒軒一些借鑑之處:

所以我可能會思考一下,之後要怎麼降低這種半強迫的感覺。(軒軒-1-513)

除了與學弟的溝通方式外,亮亮現在當上學長後,其他方面的所作所為,也是參考自於他曾有的經驗:

就是活動辦到越後面,會越發現他的毛越來越多。基本上,就是我們自己在看歷屆²⁴,然後看歷屆:「幹[sic],他們有這個東西欸」,然後這個是什麼?為什麼我不知道這個東西?(亮亮-1-350)

雖然他曾看到學長沒有好好傳承,但他在成為學長後,並不因此認同,學長可以沒有傳承完就走人。因此基於這個經驗,他所創造出的「學長」角色,被期待肩負完整傳承的責任:

所以今年的暑訓,我應該會就是選好總召²⁵之後,我應該會跟他約在咖啡廳或吃飯之類的,跟他講一下,今年大概會要有什麼。(亮亮-1-360)

²³ 此處會有學姐的存在,係因該社團活動多與另一社團一同辦理。固然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僅為建中社團,希望能排除外校因素影響。不過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社團,其活動僅自行單獨辦理,基本上皆與他校合辦,因此無法完全排除外校學生的影響。

²⁴ 在亮亮的社團中,每個活動皆會有先前各屆,活動總召留存下來的檔案,該檔案稱為「歷屆」。

²⁵ 受訪者原先以社團暱稱稱呼「活動總召集人」此職位,為確保匿名性,此處以「總召」抽換。

亮亮藉由當初所體會到的不滿，因而在後續成為學長後，對學長的責任期許較前屆有所改變。

然而，同樣的情況在芋頭身上，似乎比較沒有作用。的確，芋頭也親自完整地看過，上一屆學長一整年的行事作風。然而芋頭認為，他並沒有受到上屆學長的影響：

還好，就是我想幹嘛就幹嘛。我想就是可能也是跟個人個性有關吧，就我覺得說，我不太會被其他人給我的樣板影響。我對學弟就是我自己的一套方式，你跟我說要怎樣怎樣，我也不太會去改變這樣子。(芋頭-1-466)

這點在實際的行為上，芋頭也確實有一套他自己的行為模式：

我對學弟...因為我知道一個社團，一定要有人出來扮黑臉，啊我就是剛好扮黑臉的那個。所以就是我會盡量不要跟他們一起，就是他們耍低能[sic]的時候，我不會跟著一起耍低能這樣子。(芋頭-1-534)

此處再次確認，他的這套行為準則，跟上屆學長的異同後，芋頭回答：

上一屆沒有人這樣，但是我覺得說，還是一定要有黑臉。可能個性問題吧，會覺得說一個團體，就是至少有個人出來扮黑臉，處理正事的時候，真的比較方便。(芋頭-1-544)

同樣地，捲捲面對現有學長的作風，也不是直接採納，而是更照著自己的感受，創造出他對學長這個角色的期待。在交接幹部後，是否仍要繼續與社團有接觸這部分，捲捲經歷過的經驗是：

相對來說，可能有一些表演或者是驗歌，學長都不會到。因為他們可能準備學測什麼的，就會有點...小小失落。(捲捲-1-272)

捲捲見過的學長，基本上在交接後，皆不會再繼續與社團有任何的瓜葛，包含在表演時的加油打氣。

談論至此，相較於亮亮，芋頭幾乎對於一個學長的期待，幾乎沒有受到見過的學長，所帶來的任何影響，基本上可說是相當地依照他自身的個性。之所以會有這部分的差異，固然他們自身的個性，當然會有些影響。但除了個性以外，或許可以從他們應對社團的傳統部分，發現一些端倪。

三、社團傳統

一個學弟的行事作風，之所以容易以學長、傳統為參考對象，讓學長們成為自己的參考團體，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學弟對正在做的事物不熟悉。而活動的辦理，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因為這是第一次籌備活動，我們也沒有之前的任何借鏡。比如說像是後

面的活動²⁶，之後可能就可以來問前面舉辦過的同屆，然後獲得一定的回應。但因為我們是第一個活動，所以就是通常只能問學長姐，然後學長姐的經驗，也就成為做決定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借鏡。(軒軒-1-204)

對於學弟而言，通常來說，其實是沒有什麼辦活動的經驗的。正因為活動是個全新的領域，所以學弟更願意去參考學長的意見。到了一段時間之後，慢慢有了一些經驗後，學弟對於學長的意見，其接受程度會有一些下降：

之前的我，會拿學長姐的說法，去跟他們說，你們應該要這樣做。但現在會比較照著自己的想法，考慮一下要照著自己，還是要聽他們的。
(軒軒-1-484)

作為一個活動的總召，軒軒原先會近乎無條件地接受學長姐的想法。但到了後面，會再多加考慮自己的意見。不過有趣的是，這個轉變本身，也是有受到學長的影響：

他(亮亮)就是有跟我說，其實你可以照著自己的那個步調去做事。可以不用一味的聽從學長姐的說法，然後去完全就是照著做。(軒軒-1-481；括號為研究者補充)

社團當中，會有許多的傳統，是社團成員行事時會參考的。對亮亮的社團而言，在第一個學弟辦理的活動後，有個傳統是在此時要低閉²⁷學弟：

理論上，辦完那個活動²⁸之後，我們要低閉學弟他們。(亮亮-1-426)

這應該可以算是一種社團傳統，就是他不是特定從哪一屆開始，或是說你也追不到他是從哪一屆開始。但是自古以來，就有這件事情。(亮亮-1-438)

低閉這個傳統，基本上算是一般人想到學長學弟制時，首先會想到的內容。因此，此處在這個傳統上稍加著墨。同學間流傳著一個說法是，低閉之所以得以存續，原因是由於自己在當學弟時，遭到此行為的對待，因此等到成為學長後，類似報復心態般地，對下一屆的學弟複製這套模式。然而是否單純如此？首先，捲捲主觀上否認這種想法：

除了驗歌之後我們會把他低閉，是說希望他們進步之外，其實平常的時候，我們跟學弟都蠻好的。(捲捲-1-365)

²⁶ 受訪者原先直接講述活動名稱，為確保匿名性，此處以「後面的活動」抽換。

²⁷ 第一章曾註解「低閉」的定義。簡要而言，意指學弟妹們要將頭低下，並閉上眼睛。通常學弟妹同時需坐下並抱起膝蓋，爾後學長姐會開始提醒學弟妹，在社團活動時違規的部分，或在社團內需要注意的地方。並且，低閉亦可作名詞用，不限於動詞。

²⁸ 受訪者原先直接講述活動名稱，為確保匿名性，此處以「那個活動」抽換。

因為我們每一屆，就是可能覺得學長對自己還不錯，所以就會想要對下一屆也蠻好的那種感覺。就不會是那種，學長對學弟很兇，然後下一屆又想要對下下一屆很兇，那種惡性循環。(捲捲-1-563)

並且，倘若低閉的這個環節，單純是為了讓下一屆的學弟，也體會到這種感受，那麼只要其中一屆沒有遭受低閉，這套行為便會就此中斷。十分剛好的是，在這兩年之中，因為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導致曾經有一段時間，各個社團無法舉行任何實體的活動。正好因為疫情的影響，亮亮是沒有被低閉過的。

此處第一個令人好奇的是，亮亮是如何看待低閉這個環節的？爾後進一步詢問亮亮，亮亮表示：

就是之前都是這樣子，就是習慣。就是他們辦完活動之後，嚴肅地跟他們講，你們哪些東西，出了哪些很大的 trouble，然後你們後面不可以再發生這種事情。(亮亮-1-435)

對亮亮而言，的確不是因為自己曾遭受到此對待，才因此複製這套行為模式。此處還有一個時間上的巧合，在第一次訪談時，恰好在傳統上要低閉學弟該活動辦理之前。巧合的是，在進行第二次訪談時，剛好是該活動辦理完畢後幾日。故此時再次詢問亮亮，有關低閉的相關內容，亮亮回答：

喔你說低閉，剛好上禮拜六他們剛辦完那個活動²⁹。但是我那天看他們，我覺得他們表現得非常好，所以我後來就沒有低閉他們。(亮亮-2-031)

對於亮亮而言，低閉的意義基本上只是罵得更嚴厲一些，並沒有其他更深的意涵：

他們辦得非常好，所以後來就是變成，單純幫他們檢討。就原本可能是叫他們低頭，然後我們開始罵他們，然後就變成一般的檢討，就是單純我們講我們看到的問題。(亮亮-2-034)

在闡述其他社團的低閉意義前，第二個值得細究的，便是若亮亮並沒有被低閉過，那麼亮亮究竟如何習得這套傳統？

在幹部傳承的時候，雖然他們傳的很爛，但是他們就是有一個學長³⁰，他有提到他春遊原本是要扮黑臉之類的。後來就是細問之下，我們才知道有這個東西存在，不然其實在那，是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的。(亮亮-2-039)

在交接時，因緣際會下，亮亮該屆得知在該活動結束後，理論上會有低閉的

²⁹ 受訪者原先直接講述活動名稱，為確保匿名性，此處以「那個活動」抽換

³⁰ 受訪者原先直接講述學長幹部職位，為確保匿名性，此處以「學長」抽換。

環節。綜上，亮亮藉由與學長的交談，得知這套傳統。此處無法得知這套傳統原先的意義為何，但至少對亮亮此屆而言，低閉僅為一個較嚴厲的檢討，不大有附加其他意義。

對比其他社團，恰好諺諺參加的社團，也有低閉這個傳統。並且不同次的低閉，有著多種意義。對諺諺來說，其中第一次的低閉，諺諺心裡是有感到些許不平衡的：

因為他那一次是叫全部人去。肯定有一些人表演很好，然後肯定也有一些人表演的不好，但他就是叫全部人一起低閉，對表演好的人來說，是蠻不公平的，因為他是全部人一起。(諺諺-1-141)

第一次的低閉，因為是不分練習的狀況如何，全部的學弟皆會被低閉。因此使得學弟感到不解，並且因為該次低閉的方式有些嚴厲，故部分學弟甚至萌生退出社團的念頭：

我記得那時候第一次低閉完，有些人有萌生想要離開民吉，可能轉去什麼其他社團的那種想法。(諺諺-1-333)

此處特別強調「第一次的低閉」，係因此後任何一次的低閉，帶給學弟的是截然不同的感覺：

準確來說，低閉只有一次。我覺得其他次的，就不是那麼認真。(諺諺-1-239)

之所以諺諺會覺得，後面的低閉帶給他截然不同的感受，可能是因為後面的低閉，單純僅有責備真的沒有練好的學弟：

他會先講有通過驗收的人，然後就可以先離開。有些學長會在外面，給你一些鼓勵之類的，然後就是沒過的就會繼續留在裡面。(諺諺-2-249)

並且，所謂的「沒有那麼認真」，也肇因於低閉的內容，並非單純無來由的謾罵：

我有聽裡面的人說，學長是先說為什麼，可能哪邊沒有練好。然後雖然也是有一點責備，但是還是會鼓勵你要繼續加緊練習，跟上那些剛剛提到的同學。所以後面其實會把有練好跟沒練好的分開，然後也不再只是一味的責罵，是會希望你能多加練習，追上那些人這樣。(諺諺-2-251)

雖然那時候也有低閉，但那比較多是鼓勵性質。可能類似「喔你看，他們都可以做的到，那你們也可以」然後就是「雖然現在是沒有過，但是還有補驗的機會，可能再勤奮多練一點，之後還有機會可以回到那個行列」。所以我覺得認真來說，真正很嚴肅、很認真的低閉，應該只有一開始的驗歌後的那一次。之後好像就沒有那麼嚴肅。(諺諺-1-246)

透過第一次與後面幾次低閉的比較，後者的意義，或許與亮亮的想法相同，

僅是一種嚴厲的表達方式。而此處第一次的低閉，若放入角色創造的脈絡來看，或許可以加以詮釋成，其中的意義是在創造學弟的一致性。因為不分練習成果如何，只要是個學弟，就要被低閉。因此與校園之中，有時可見的老師對學生的責備，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此處第一次的低閉，也對角色的形塑有所幫助。

接著，除了低閉之外，各社團當然還有許多的傳統。在芋頭的社團當中，有個不成文規則是，只有高二才可以吹奏一個較為進階的樂器。即便自己早已學過那個進階的樂器，也還是需要像其他學弟一般，在高一時僅能從基礎練起³¹：

因為我自己是吹 AA 的，AA 那個主要是高二才有，所以我就是一定得待到高二，因為高二才有那個 AA。高一我們是練 BB，那個 AA 是高二才有，就是以我們³²的傳統是這樣。（芋頭-1-108）

除了樂器的差異以外，上臺表演、比賽的機會也主要是以高二為主：

高一就是乖乖練琴，就是比較沒有什麼出場機會。高一會跟高二學長同時上臺，但畢竟不是你的成發，所以可能就是上一點點。到高二的時候，畢竟這成發就是你的，你要上多少，就自己去處理（芋頭-1-144）

對於芋頭的社團而言，有些機會是只有待到高二才能享有的。固然一方面是考量到高二即將離開社團，高一還有一年的時間，但倘若放入角色形塑的脈絡來看，這份傳統同時也在表達「學弟應該如何」、「學長才可以如何」。一方面創造角色的一致性，一方面避免了角色模糊。

除了表演機會以外，「留幹制」或許也是有關角色創造的。留幹制的概念，意指在高一升上高二時，社團內僅有一部份的人，能夠通過被稱為「考幹³³」的程序，在高二時當上幹部，未通過者則會被強制退出社團。以玉米的社團為例，每一屆考幹後的人數，並不是固定的。因此，此處重要的，並非幹部名額多寡，而是考幹塑造的資格樣貌。這個資格的概念，形塑出的其實便是「學長的樣子」，也就是所謂「學長」的這個角色。從玉米的訴說可以看到，留幹制跟學長的角色形塑，有著一定的關係：

留幹制其實會過濾掉一些，可能你沒有那麼想留在這個社團，但又不知道去哪裡，就是會有那些比較廢的人，冗員之類的。但有留幹制的话就不會，因為你既然已經決定要來社團，你就會比較做好你的事情。（玉米-1-333）

透過留幹制的這個傳統，可以確保學長的角色是清晰、明確的。那麼如果學

³¹ 在芋頭與西西的社團中，有不同的樂器並對應到不同的難度。為確保匿名性，以「AA」代表一個較為進階的樂器，並以「BB」代表一個較為初階的樂器，凡受訪者提及時皆會作抽換。

³² 受訪者原先直接講述社團名稱，為確保匿名性，此處以「我們」抽換。

³³ 「考幹」即「社團幹部考試」，亦可作為動詞使用。

長同時有著參差不齊的樣貌，也就是玉米所謂的冗員，是否會損害角色的清楚程度，進而導致學弟無所適從？此點留待下節繼續討論。

第三節 角色形塑過程中的阻礙

芋頭的社團最大的特點，便是他們極為稀少的人數。學長與學弟這兩種角色，在如此狀況的社團，形塑角色的歷程中，會有何種特殊之處？

在芋頭的社團當中，還有其他地方，亦可以發現角色一致性的影響。對於芋頭的社團而言，可能由於學長的人數不多，故西西其實並不把「學長」視為一個整體角色。在創造角色的過程中，西西由於跟個別學長認識甚多，因此認識的是每一個學長個人，也就造成了每個「學長」彼此的行為，不大讓西西找到其中的一致性，故對西西而言，在更加地認識每個學長後，也就沒有太多「學長」的感覺了：

就慢慢了解每個人的個性之後，就越來越熟。就以前是學長跟學弟的關係，現在比較像朋友，只是年紀不一樣（西西-1-332）

角色的概念，以口語的方式而言，我們常會說「學生的樣子」、「老師的樣子」，但我們似乎不大常說「你沒有摯友的樣子」。因為我們對於好友的認識，甚少將好友視作一個整體的角色，而是個別地有著深切的友誼。此時，每個好友的個性才是最重要的。不過，即便我們仍把學長看作「學長」，此處或許還有一個影響因素，那便是跟學長的熟識程度。

部分受訪者其實在高中以前，就有認識過學長或是學弟。不約而同地，芋頭跟軒軒都指出，高中前與高中後認識的學長或學弟，其中最大的差異，是高中後其與學長或學弟有較多的交集：

我覺得現在的學弟，跟我們這群學長，算是處得比較開放，比較開的。那個國小的學弟吧，就感覺有點「喔，你叫這個名字，喔好喔」這樣。就這樣而已，就沒有進一步的認識。（芋頭-1-403）

國中其實應該算沒有太大的交集吧。因為我也沒有社團，然後資優班其實上下屆在一起做事，或者是有活動一起參加的機會比較少，跨屆交流的機會其實沒有很多。（軒軒-1-428）

芋頭跟軒軒皆將這份差異，歸因於跨年級的互動並沒有太多，因此也不會有太多的角色創造。然而，同時也有個相反的案例。諺諺指出，高中前認識的學弟，跟他的互動非常親暱，反而到了高中之後，跟社團的學長變得很有距離感：

應該可以說，我沒有叫過他學弟。現在社團學長，會叫我們學弟，但是我叫他就叫比較親暱的綽號。我跟他會傳訊息、會聊天，但是這就不可

能跟社團的學長做這件事情，就是很簡單就可以看出，就是會有差別...會有差別，那個相處方式，整個是不太一樣的這樣。(諺諺-2-173) ³⁴

並且，諺諺有時在跟學長相處時，其實是會想到這段經歷的：

有時候會想到，而且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跟社團學長相處，就會突然覺得很...就會緊張，就是會有點緊繃。可能想要給學長留下好印象，或者是可能看過學長比較嚴肅的一面，會有點擔心之類的。(諺諺-2-180) ³⁵

這個距離感，可能也和角色的一致性有關。生活上而言，但凡跟學長的相處十分融洽，我們通常會說「沒什麼學長學弟制」。若要解釋這個說法，或許也是因為當跟每個學長都相當熟識時，便會發現角色的一致性不高，進而傾向將學長視為一個個的個體，反之學長對學弟熟識時亦然。

除了角色一致性外，正式規範也會是一個影響的變數之一。學長意見與正式規範的互動，在校園中時常可以在與校方的互動當中觀察到。前節提及，對於學弟來說，當自己對於一些新事物沒有經驗時，學長的想法會被當作主要的依據，如同此處傳單送審的例子：

就是規劃的時候，因為要去宣傳嘛，所以我們有做傳單。然後因為北一他們，全部都要去給社團活動組蓋完章，才可以發或者是貼。但我在問學長³⁶的時候，他就說其實可以不用蓋。就是有這樣的規定，但其實可以不用做。(軒軒-1-454)

此處學長的想法與正式規範間，有些相左之處。不過，軒軒表示因為時間還算充足，故即便藉由學長，得知了其實學校並不會太在意此點，軒軒還是順應了正式規範：

我自己後來還是有去蓋。因為時間夠啊，所以就蓋一下。(軒軒-1-454)

正式規範的要求，導致軒軒此時沒有順從學長的想法。另外，在芋頭的例子中，即便他早已學會進階樂器，但還是順應著既有學弟該有的樣子，與他的同屆社員一同練習。較為可惜的是，由於其他社員，多數皆是高中才接觸芋頭社團所用的樂器，因此目前沒有其他案例，可以得知除了順服以外的其他回應。不過，從友社³⁷的狀況可以了解到，外部的一些規則，會很大程度地影響社團內部的不成文規則：

³⁴ 受訪者原直接講述社團名稱，為確保匿名性，在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以「社團」二字抽換。

³⁵ 同上所註。

³⁶ 受訪者原直接講述學長姓名，為確保匿名性，在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以「學長」二字抽換。

³⁷ 「友社」即「友校社團」，指其他學校時常一起辦理活動的社團。雖為高中校內用語，但仍予以保留。

友社有高一就在吹 AA 的，因為友社的招生狀況比較沒那麼好。(芋頭-1-208)³⁸

由於比賽規定的緣故，部分賽制有人數要求。因此即便社團內部的不成文規則，是僅有高二才能參加該比賽，但在外部規則的限制下，只能選擇順服，也因此影響了原先的角色形塑。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便以參與社團十分投入的同學進行訪談，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可能就忽略了许多成員的故事，畢竟消極地不參與，也是應對學長學弟制的一種方式。然而，由於難以個別了解每個社員的投入情形，因此無法在參與程度的兩個極端上，皆找到社團成員進行訪談。

另外在緒論之處，我一開始就避免處理性別所帶來的影響。不過在日常生活的觀察上，男校與女校的社團，在這種學長學姐-學弟學妹的框架當中，其實會有些許差異。在女校內可能會有「開花」的這個現象，意即學妹對學姐的仰慕與喜歡³⁹。然而在建國中學，或者在男性單一性別學校內，那份學弟對學長的喜歡或仰慕並不常見。無論這個差異是如何造成的，都至少表明了在不同的性別框架下，會因此而產生不同的互動範本。完全忽略性別帶來的影響，實為一大限制。

³⁸ 同註 35。

³⁹ 相關敘述可見於 <https://ntu.im/ruby/a-peek-into-high-school-club/index.html>。

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一、在社團之中，首先可以藉由各種儀式般的活動環節，凝聚認同感。並且各種活動的內容，也會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加深群體的想像。最後，內外群的劃分，也是社團用以加深一體感的手段之一。
- 二、同屆的同儕對於角色形塑有著不少影響，首先可以藉由認識更多同儕，瞭解我們應該怎麼做，也就是更加了解角色背後的期待，進而創造角色。再者，更可以一同討論自己的行為該如何調整。除了同儕外，自己的曾經有的體驗也是重要因素，可能會因為自己曾經體驗過學弟會有哪些地方感到不滿，進而在當上學長後進行調整。不過，換個位置換個腦袋的情況，也是時常發生的。在受訪對象中，有個案借助與同儕的討論，重新想起自身的經驗，因此同儕與自身經驗，兩者並非獨立的影響因子。接著，這些角色的期待，有時身不由己。社團傳統也是形塑角色當中，十分重要的面向，部分傳統的存在，並非無來由的慣例，實有幫助角色創造的意涵。最後，倘若學長與學弟間十分熟識，進而難以觀察到角色的一致性，便可能阻礙角色的創造。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本文主要在探討建國中學社團當中的學長學弟制，不過沒有處理到的，是建國中學校園本身的學長學弟制。學長與學弟的關係之所以特殊，特別的地方在於這份關係是超越時間空間的，即便社團消失，即便不在練習時間，這份關係都仍然存在。因此，學長學弟制絕對不僅限於社團，「學長」這個角色究竟何以如此特殊？比起老師、同學，學長在校園中扮演著十分特別的角色，我沒有將其放入整個校園，探討這份獨到之處，單純侷限在社團內部，相當可惜。

另外，我本身身處於一所幾乎沒有直屬文化的高中，這使得學長學弟制變得單薄。不像有直屬文化的環境之中，雖然社團學姐可能帶給敬畏感，但直屬學姐不少卻會帶來溫馨（當然，有時候也可能是壓力），甚至還有社直⁴⁰、乾直⁴¹等各種不同的樣態，若能夠拉入直屬文化一併討論，想必會是個有趣的故事。

⁴⁰ 意指在社團之中的直屬。

⁴¹ 意指不是因為座號、學號尾數相同等原因，而是私下「認」的直屬。

參考文獻

- 王明珂（2001）。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136-147。
- 王煥琛、柯華葳（1999）。《青少年心理學》，臺北：心理。
- 吳思（2001）。《潛規則——中國社會的真實遊戲》，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
- 吳家仲（2005）。國會助理角色扮演對工作態度之初探。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 李立泰（2006）。台北縣立完全中學兼職行政工作教師角色壓力、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 辛愛梅（2015）。認同對球隊的影響——以某大學女子排球校代表隊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 邱韋樺（2015）。現行運動團隊學長學姊制下的權力展現。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 建國中學班聯會（2022）。《建社望友》，臺北。
- 洪知俊（2008）。學長學弟制在排球隊中的功能角色：以大專排球聯賽某特優級男子排球隊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管理研究所。
- 洪知俊、張碧玲（2007）。學長學弟制在排球隊中的功能角色：以大專排球聯賽某特優級男子排球隊為例。《大專體育學術專刊》，（96），368-372。
- 洪婉茹（2008）。學校裡的潛規則——以天澤國小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 夏春祥（1998）。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的競逐——從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1），57-96。
- 徐寒羽（2019）。華人社會的潛規則：表裡不一與陽奉陰違。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高穎超（2006）。做兵、儀式、男人類：臺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2000-2006）。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常軍（2017）。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6），97-103。
- 教育部（2009）。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 畢恆達（2020）。《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2020 進化版》，新北：小畢空間。
- 陳成宏（2011）。教育行政「潛規則」之理論探討與概念模式建構。《當代教育研

究，19（3），121-159。

陳俊求（2010）。工作中的輩份關係——依蓮護理站的學姊學妹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楊心惠（2014）。青少年次文化與自我認同之相關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劉安彥（1984）。社會心理學，臺北：三民。

潘淑滿（2022）。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二版），台北：心理。

蔡佩穎（2020）。大學女性運動員學長制文化之探究——以舉重隊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鄭雅菱（2013）。理性化、性別與消防員的勞動過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戴澤軒（2015）。學長好！——尋找體育系中學長制的正向領導特質。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瞿海源、王振寰（2003）。社會學與臺灣社會（二版），臺北：巨流。

瞿海源等（2015）。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臺北：東華。

Baron, Robert A. et al.（2009）。社會心理學（梁家瑜等譯），臺北：心理。（原著出版年：2006）

Bauman, Z.（2002）。社會學動動腦（朱道凱譯），臺北：群學。（原著出版年：1990）

Giddens, A.（1997）。社會學（上）（張家銘等譯），臺北：唐山。（原著出版年：1993）

Johnson, A.（2001）。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成令方等譯），臺北：群學。（原著出版年：1997）

Kassin, S. et al.（2017）。社會心理學（洪光遠等譯）（三版），臺北：雙葉。（原著出版年：2016）

Robbins, Stephen P.（2006）。組織行為學（李青芬等譯）（十一版），臺北：華泰。（原著出版年：2005）

Turner, Jonathan H.（1992）。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吳曲輝等譯），臺北：桂冠。（原著出版年：1990）

片桐新自等（2008）。基礎社會學（蘇碩斌等譯），台北，群學。（原著出版年：2006）

附錄一、研究參與同意書

您好，我是建國中學分散式人文社會資優班的學生，目前正在進行人社班計畫中的專題研究。首先感謝您參與本研究，此份同意書將詳述訪談相關資訊，以及您的相關權利。若您在閱讀本同意書，或參與本研究的過程中，對於本研究仍有任何的疑問，歡迎您隨時提出。即便是簽署完這份研究參與同意書後，若您的想法有任何改變，您隨時可以選擇退出本研究，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亦不會影響您的任何權益。

本研究旨在瞭解及分析建國中學的社團之中，有關形塑學長與學弟角色的相關互動。在訪談時，研究者會提出問題，請您根據問題分享相關經驗。若訪談內容涉及個人隱私，或有任何不便透露之處，您有權拒絕回答。

為避免誤解或遺漏您的寶貴想法，訪談過程將全程使用錄音設備，並在訪談開始前再次取得您的同意，才會開始進行錄音。本研究會將蒐集到的訪談資料，以逐字稿方式謄錄，以便後續研究的進行。並且為維護您的個人隱私，本研究會確保您的匿名性，在研究成果中不會呈現您的真實姓名。訪談內容僅作為此份專題研究之用途，且不會與他人洩露。

再次感謝您參與本研究，若您同意參與，請於下方簽名。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二年三班

學生 邱浚祐 謹上

研究者簽名：

研究參與者簽名：

附錄二、訪談大綱

一、你國中有認識學長嗎？

二、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在新生訓練／社團博覽會時，有印象教育班長／社團學長大概在說什麼嗎？有什麼感覺？

【社團綜合】

三、你當初會選擇這個社團有什麼動機或契機嗎？（追問契機的情境）

四、當初班上在選社截止前，有討論過關於學長學弟制的東西嗎？

五、後來大概是什麼時候決定繼續留在這個社團的？為什麼？有想過要退出嗎？

六、想請你大概談論一下你的社團，包括小社課的安排、活動辦理等等

七、你或你的同屆有因為社團的事情翹課之類的嗎？

八、你覺得你的社團有什麼年度目標嗎？如果有人沒達到的話會怎麼樣？

【共同體形塑】

九、你的社團有什麼每屆都重複舉辦或重複執行的東西嗎？除了活動還有嗎？

十、你的社團有沒有什麼團體的象徵，例如社團旗子、社歌等？

【不成文規則】

十一、你覺得你的社團有沒有什麼東西，你會稱之為傳統？過程？

十二、你覺得你的社團有沒有什麼東西，你會稱之為潛規則？過程？

十三、你覺得你的社團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你在待了一段時間後才理解的？

【學弟的角色創造】

十四、你國中有/沒有認識學弟嘛，想請你回憶一下第一個認識的學弟是誰？

十五、社團第一個認識的學弟呢？

十六、你在社團之中，有跟同屆聊過怎麼跟學弟互動嗎？

十七、可以分享一下你跟同屆抱怨學弟的經驗嗎？或是同屆跟你抱怨的經驗？

十八、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學長告訴你之後，你才發現原來在建中可以怎樣怎樣？

【學長的角色創造】

十九、你國中有/沒有認識學弟嘛，想請你回憶一下在這個社團，

二十、第一個認識的學長是誰？

- 二十一、你覺得什麼時候你會認為你自己上幹了？
- 二十二、在當上學長後，有那種「難怪學長當時會怎樣怎樣」的想法嗎？
- 二十三、你覺得當時認識的學長（們），有影響到你現在擔任學長的樣子嗎？
- 二十四、你覺得你下幹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 二十五、你說你國中有／沒有聽過學長學弟制，是在什麼情境聽聞的？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 二十六、你在當學弟的時候，社團裡有學弟跟學長有想法不一樣的地方嗎？
- 二十七、你在當學長的時候，社團裡有學弟跟學長有想法不一樣的地方嗎？